

《题曲》也是一出搁置了四五十年无人问津的好戏。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连八十高龄的俞振飞大师也说“没有看过这出戏”,是张洵澎的老师姚传芳从清末艺人钱宝卿老先生的病榻旁抢学下来的。钱老七十五岁时病势沉重,无法传授身段动作,只凭口授传给姚传芳老师,姚老师再传给张洵澎。戏中的明代女子乔小青,身世悲凉,为人作妾,遭到正妻的嫉妒和凌辱,精神忧郁而亡。这出戏就写小青在冷雨敲窗,挑灯夜读《牡丹亭》时,因羨杜丽娘虽遭封建家庭压制,但还有一个好梦,而自己还不如杜丽娘,连个梦也没有,于是在长夜中自思自叹。张洵澎找了许多有关乔小青这个戏的资料,将乔小青和杜丽娘作了比较,觉得两人虽然都因婚姻问题郁郁而亡,但有同又有异,于是在姚传芳的支持下,大胆地根据自己对人物的理解,从表情到服装,都对《题曲》作了改编,成为一出唱做兼重的看家好戏。

创新贵在“创”出“新”意,与别人不同。要创出新意,要把这种独到的见解表现在舞台上,就要在表演上增加新的元素。因此创新离不开吸收。善于学习才善于创造。张洵澎之所以身上的东西多,表演丰富,有赖于她学习得多,吸收得多。她无所不学,无所不吸。不但借用芭蕾舞,连探戈也借用。在《秋江》中陈妙常追赶潘必正于秋风江上时,她和岳美缇在舟中的双人舞,就融进了探戈的元素。也不仅借鉴西方舞蹈,也借鉴刀美兰的民族舞蹈,借鉴新疆舞蹈,连武术、体操、打乒乓球的步子,她都借鉴,还能从程十发作画的过程中悟出舞蹈的意境。张洵澎说,她的表演风格是在广泛吸收其

昆剧美神张洵澎(下)

丁锡满

他各种营养元素,包括体育门类的元素后自然形成的。这要靠平时积累,做有心人,不是要用的时候才去找。

吸收姐妹艺术,吸收日常生活的各种元素,不能只是原封不动地拿来“装配”和“镶嵌”于昆剧的表演,而要融化,“化”成自己的东西。张洵澎尽管吸收了那么多昆剧以外的元素,但是我们看到的还是昆剧,不是不伦不类的东西,张洵澎有的是“无缝焊接”的工艺,这就是她的高明之处。她说,“要使新的变化看上去就是戏曲的东西,不能损害传统戏曲表演的身段。”现在在各种门类的艺术上,也有人标榜创新,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功底,不会化成自己的东西,只是生搬硬套,囫圇吞枣,甚至乱搞一气,因此不伦不类,令人讨厌。

我看昆剧看了五十五年。昆大班、二班、三班的演员都熟,笛师、鼓师、化妆师、服装师也熟,与张洵澎更是朋友,她的有些表演我也能看懂一点。读了秦来来《洵美且异》的书稿,才知自己还没有入门。“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还没有看出门道,一只脚踏在门槛上,一只脚还在门外。秦来来才是洞悉了昆剧的门道,透视了张洵澎高深的艺术境界。她说,京剧有派,昆剧无派。但是张洵澎有那么多的创造,那么多的美异,为昆剧舞台留下那么多经典性的剧目,为昆剧队伍带出那么多有出息的学生,确实是“洵美且异”,既是美袖,又有个人独特的风格,可说自成一派。因此,张洵

澎的表演艺术,可以称为“澎派”。我赞成来来的意见。

我不知道六百年前昆剧是怎么表演的,但是从俞振飞、言慧珠等大师的推进,从傅宇辈艺术家的振兴和传承,从秦来来对张洵澎艺术的评传,从蔡正仁等昆大班到现在昆六班的演出,我认为昆剧在发展,在前进,昆剧的表演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细腻,越来越丰富。现在,绘画的水平在退化,音乐的水平在退化,因为这两门艺术过度的商品化、功利化了。商品化、功利化到了疯狂的地步,艺术必定退化。昆剧没有商品化、功利化,昆剧演员甘于寂寞,不追名逐利,所以昆剧还能复兴,还在前进。蔡正仁、张洵澎他们不但有艺术,还有德。秦来来的书既评析了张洵澎的艺,也彰显了张洵澎的德。

《洵美且异》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它是戏剧演员之必读,昆剧爱好者之必读,也是一切艺术家之必读。它从头至尾贯穿着张洵澎的创新精神,只有创新才有超越。而创新不能离开本源,要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离开传统的创新,书法是画符,绘画是涂鸦。不伦不类的东西,你可以叫别的什么,另立一个门户,但不要叫昆剧,不要叫书画。张洵澎的艺术思想,对所有从事文化工作的艺术家都会有所启发。

秦来来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因为戏看得多,艺术家接触得多,加上勤于钻研,现在已经成了戏剧家。他早就出过戏剧评论集,成了戏精了。他对戏剧的在行,使我十分佩服。新闻界需要这样跨行的专家。

戏剧界需要张洵澎,新闻界需要秦来来。

最美的西昌月

董贵昌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响应毛主席建设大三线的号召,我随一支治建大军,经过两天一夜的火车长途奔驰,经过一天多在云雾中穿梭,在绝壁上爬行的汽车险途,来到了西昌。在两年的时光里,我不仅参加专为分离钒钛磁铁矿的西昌试验厂的建设,还充分领略了西昌这位“绝代佳人”的魅力所在。

西昌是月亮的故乡,西昌的名字就叫“月城”。我去的那年春天,巧遇大作家、名诗人徐迟跋山涉水来西昌体验生活,他就住在我们的职工集体宿舍里。可能是文学息息相通的缘故,徐迟老师一到工地,就和我这个文学青年成了好朋友。白天一起去厂区干活,晚上听他谈古论今,星期日一块到西昌城里采风。走进县城,那颇具民族特色的古建筑,让人目不暇接;那开满街心花坛的大红色、深紫色的三角梅,像火球一样耀眼。浏览了彝汉交融的街市之后,徐老师带我走进了新华书店,给我购买了一本《西昌月》散文集。他告诉我,这是著名作家、时任西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缨同志的代表作,他写活了月亮,也写活了西昌。接着,他又领我到县委宣传部去拜访高缨部长,但忘记了这是星期天,所有机关都不上班。虽然,我为没能见到一位著名作家而遗憾,但却为得到一本珍贵的书籍而高兴。回家吃过晚饭后,我碗不洗、锅不刷,就捧起了《西昌月》。只见文中写道:“到了

中夜,便可见西昌明月了,落霞刚刚湮灭,苍山托出月华,恰似一尘不染的水晶盘,挂于墨蓝色的天壁;满天毫无一丝游云,纯粹是个月光的世界。”我读完了《西昌月》,再抬头望望天空,果然月亮显得特别美:天宇清澈透明、铅华洗尽,浅黄的圆月倾泻出清凉祥和的光芒。一忽儿,月亮像是水晶做的,月光流泻大地,洁白如银,闪闪发光;一忽儿,月亮像是玉石琢的,摔碎了撒满人间,光华四射。这时,我的心也飞到了月亮上,仿佛看到了拂袖起舞的

嫦娥,欢欣跳跃的玉兔,举杯痛饮桂花酒的吴刚……

西昌人最爱月亮,彝家对月亮更是情有独钟。到了西昌你会发现,彝家姑娘们把月亮绣在裙子上,佩戴在胸前;彝家儿女歌唱着月亮,在月光下翩翩起舞,就连夜光杯的酒里也荡漾着月光。原来,他们是月神的儿女,在月光沐浴下成长,难怪有着月亮一样动人的容颜和月辉一样柔美的舞姿。

在西昌,赏月最好的地方莫过于邛海。邛海位于风光迤迤的泸山脚下,山光云影,上下一碧,岸边柳眉桃腮,湖中鱼虾闪耀,是西昌的一颗明珠,以恬静著称。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浏览邛海后,在其游记中写道:“碧水秀色,草茂鱼丰,珍珠硕大,美不胜收,其气候与恬静远胜地中海,真是东方之珠啊。”诱人的邛海景色,与西昌晚间皎洁的明月,形成诗意沁香之境。“月出邛海池,空明澈九霄”的诗句,就是“海月一色”的美景写照。

一天傍晚,我漫步来到了邛海边上。放眼望去,美艳惊心。那月光像一匹巨大的薄纱蒙着水面,微风吹来,水面波光鳞鳞,繁星点点,仿佛一双纤细柔美的玉手在拨弄琴弦,似有优美的韵律缥缈而来。月下的邛海,像一位妩媚的窈窕淑女,风韵绰绰,光彩夺目,让人遐想万千,流连忘返。

西昌是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古时的名字叫建昌。西昌月天生丽质,“清风雅雨建昌月”,就是她历史的绝句印证。这轮空灵的明月,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潇潇洒洒了无数个春秋,在马帮的驼铃声声中摇曳了千年,沉淀了漫长俗世纷繁的尘埃,一直照耀着古老的西昌城。西昌月,为什么那么明媚,那么迷人,除了作家们出神入化的描写,西昌人神话般的世代传颂,还源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她。据资料介绍,西昌地处西南高原,由于海拔、气温、日照、经纬度等条件好,加之四周绿屏叠翠,空气透明清新,所以月亮圆大光亮,故西昌有“月城”之美誉。也无怪乎,西昌人称月亮是他们的“特产”,说月亮是他们的“名片”。而于我,西昌的月亮则是我一生中的“梦中情人”。

立夏吃茅针

古鉴

小时候,每到立夏这天,老宅基上的孩子们总是不敢忘记做一件事,这就是拔茅针与吃茅针。

茅针并非只有立夏那天才有。进入春天后,家乡的屋前屋后,河道龙沟的岸边,甚至墓地坟头,自由自在长着一种草,这种草就叫茅草。茅草是一种最富有生命力的草。它们无需栽种,也无需管理;它们根系发达,深耕土壤,是一种保护泥土的良好植皮;它们春天发芽,夏天成熟,秋天泛黄,冬天枯萎。茅草是一种最富信誉的草。它们仿佛与我们有个约定:每到春天,便从枯萎的草根里发出新芽,并沐浴着春天的阳光和雨露,蓬蓬勃勃地生长;而我们会在这个时候走近茅草亲近茅草,每一根初生的茅芽,像孕育的花苞,花苞内是一根白色的花穗,形状如针,故称茅针;我们会将一根根的茅针拔出,然后剥去苞叶,吃那鲜嫩的白色花穗,满嘴便是甜甜清香,加上其性质柔韧,颇有嚼劲,比今天的口香糖的口感更爽。

茅草也是最富有诗意的草。每到秋末初冬,遍地的茅草熟透了,由绿色变为橙黄,成为我们孩子“玩火”的对象。我们会从家里拿来火柴,点燃茅草;点茅草需要选择“上风头”,就是要看风向,风从北方来,我们就把燃点选择在草地的北侧。火一点,茅草就燃烧起来。火借风势,风助火头,茅草噼里啪啦地烧着。一会工夫,茅草被烧焦,留下一地草灰。待到明年春天,就在这块被我们烧过的土地上,又会生长出新的绿悠悠的茅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第一次读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这句诗时,就认为它描写的就是茅草。

立夏之前,孩子们早就拔过茅针、吃过茅针,但那只是一种尝鲜,而立夏日那天吃茅针,是一件十分正式、庄重、严肃的事情。孩子们在立夏日拔



刹那之间的永恒

苗青/摄

茅针、吃茅针,是因为大人们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叫“立夏日不吃茅针,死了后没人敲钉”。这是一句令人惊悚的话,其意思是一个人如果立夏那天不吃茅针,那么死了装进棺材就没人帮忙敲钉。立夏日吃茅针事关人生最后的结局,这句话显然震慑住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于是,这一天无论天气好坏,拔茅针是必须的、吃茅针也是必须的。到了这天,我们一边拔一边吃,一边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的未来许愿。而且,还要留一点茅针带回家,与爸爸妈妈一起吃。不知这茅针与棺材钉之间有什么关系,小时候不懂,到如今还是没有弄明白。但这句令人敬畏的话连同茅针的味道倒是刻骨铭心。

想起来,小时候受到的关乎如何

做人的教育,大多因为其令人惊悚而影响深刻,在这样的春天里,还有一句话也我时常想起:“谁捅燕子窝,谁的背上就生疮”。春光明媚,燕子南飞。老家许多人家的堂屋的墙面上都有燕子搭的窝。这些窝,到了春天,燕子从北方回来的时候,会刁来新的“建筑材料”,修葺一新,然后在其中下蛋孵小燕。小燕子叽叽喳喳,满堂热闹,再调皮捣蛋的小孩子,也不会去捅它们,就是因为那句话!如今想来,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怀有敬畏之心的:敬畏生命,敬畏自然。老家流传的那些令人惊悚的话,压根没有一点科学道理,但是我相信这绝不是大人们用来吓唬小孩子的。一个人拥有了敬畏之心,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会无法无天的。

诉衷情

黄河抒怀

——雒裕禄学院东坝头现场教学点启示

尔东

黄河故道末湾头,春暮亦蹁跹。泡桐花紫满冠,槐树亦悠悠。

沙不尽,聚成丘,万民愁。今朝兰考,麦浪无边,喜望丰收!



芳草留人意自闲

篆刻:冯颂熙

直到他们系好安全带

王敬之

最近,连续听说几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就发生在身边,发生在熟悉的人身上,更加让人感到焦虑、惨烈,唏嘘不已。

朋友一家自驾出游。夫妻俩坐在前排,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坐在后排。正当女儿趴在后排座位的空隙与他们聊天的时候,事故发生了。朋友夫妇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他们的女儿却被甩了起来,撞坏前面的挡风玻璃,飞出窗外。生命是何等的脆弱?一次意外就这样夺去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是惨痛的血的教训。痛失爱女,沦为失独家庭成为朋友一生都无法抹去的伤痛。

车祸猛于虎。事故的发生往往源于一次疏忽,一时大意。如果朋友的女儿系好安全带,事故就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但是,人们习惯了心存侥幸,并不认为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安全带就摆在那里,系好它只需几秒钟。为什么要拒绝系安全带呢?有的人说不习惯,有的人嫌脏,还有的嫌不舒服,理由可谓五花八门。一旦灾难发生,则悔之晚矣!

安全带是每一个开车和坐车的人的生命带,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果不系安全带,死亡的几率比要系安全带要高出数十倍。广州本田厂家曾给出这样一

组数据,汽车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发生正面撞击的时候,每10公斤的物体会产生400公斤的惯性力,这个冲击力是相当大的,而安全带在汽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起到80%的保护作用。

美国交通安全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年间,1552个孩子死于交通事故时没有系安全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交通部推出了“永不放弃,直到他们系好安全带”活动。旨在告诫家长不要放弃督促孩子,上车首先要系好安全带。直到每一个人都系好了安全带,才能启动车辆。

如今,就连笔者生活的小县城也迎来了汽车时代。每当穿行在如梭的车流中的时候,总感觉上街无异于是一次冒险。一位澳大利亚朋友来我们单位访问,戏称在我们大街上只有“五分钟”的寿命。令人欣慰的是,交管部门已经采取诸多措施。比如,出租车贴上了“请系好安全带”的提醒标识;对不系安全带的司机、乘客给予警告或者罚款等。

生命之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开车、坐车时请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在城区还是乡村,在高速还是村道,也不管你是高官还是平民。

马骏书